

历代宫门秘史

歷代宮闈秘史

買酒
林書



宋史
取樂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歷代宮闈祕史

卷二

漢朝二

薛靈芸傳

文帝

文帝所愛美人。姓薛名靈芸。常山人也。父名鄴。爲鄆鄉亭長。母陳氏。隨鄴舍於亭傍。居生窮賤。至夜。每聚鄰婦夜績。以麻蒿自照。靈芸年至十五。容貌絕世。鄴中少年。夜來竊窺。終不得見。咸熙元年。谷習世守常山郡。聞亭長有美女。而家甚貧。時文帝選良家子女。以入六宮。習以千金寶賂聘之。既得。乃以獻文帝。靈芸聞別父母。欷歔累日。淚下沾衣。至升車就路之時。以玉唾壺承淚。壺則紅色。既發常山。及至京師。壺中淚凝如血。帝以文車十乘迎之。車皆鏤金爲輪輞。丹畫其轂。輓前有雜寶。爲龍鳳銜百子鈴。鏘鏘和鳴。響於林野。駕青色之牛。日行

三百里。此牛尸塗國所獻。足如馬蹄也。道側燒石葉之香。此石重疊狀如雲母。其光氣辟惡厲之疾。此香腹題國所進也。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。膏燭之光相續不滅。車徒咽路。塵起蔽如星月。時人謂爲塵宵。又築土爲臺。基高三十丈。列燭於臺下。名曰燭臺。遠望如列星之墜地。又於大道之傍。一里一銅表。高五尺。以誌里數。故行者歌曰。赤槐夾道多塵埃。龍樓鳳闕望崔嵬。清風細雨雜香來。土上出金。火照臺。此七字是妖辭也。爲銅表誌里數於道側。是土上出金之義。以燭置臺下。則火在土下之義。漢火德王。魏土德王。火伏而土興。土上出金。是魏滅而晉興也。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。帝乘雕玉之輦。以望車徒之盛。嗟曰。昔者言朝爲行雲。暮爲行雨。今非雲非雨。非朝非暮。改靈芸之名曰夜來。入宮後。居寵愛。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。帝曰。明珠翡翠。尙不能勝。況乎龍鸞之重。乃止。后。友來少於鍼工。雖處於深帷之內。不用燈燭之光。裁製立成。夫夜來縫製。

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也。

脫簪求免

漢昭帝

弗陵者。鉤弋夫人之子也。七歲時。形體壯大。萬事多知之上。甚奇愛。心欲立焉。以其年穉。母少。猶與久之。欲以大臣爲輔。察羣臣。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。可任大事。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。後數日。帝譴責鉤弋夫人。夫人脫簪珥叩頭。帝曰。引持去。送掖庭獄。夫人還顧。帝曰。趣行。汝不得活。卒賜死。帝問居間左右曰。外人言云何。左右對曰。人言且立其子。何去其母乎。帝曰。然。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。往古國家所以亂。由主少母壯也。女主獨居驕蹇。淫亂自恣。莫能禁也。汝不聞呂后耶。故不得不先去之也。

立而廢之

昭帝旣崩。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。羣臣欲立之。胥本以行失道。先帝所不用。

大將軍光承太后詔迎昌邑王而立之。豈知昌邑王淫戲無度。光甚憂憊。以問故更大司農田延年。延年曰。將軍爲國柱石。審此人不可。何不建白太后。更選賢而立之。光曰。今欲如是。于古嘗有此否。延年曰。伊尹相殷。廢太甲以安宗廟。後世稱其忠。將軍若能行此。亦漢之伊尹也。光乃引延年給事中。陰與張安世圖計。既定。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官。光曰。昌邑王行昏亂。恐危社稷。何如。羣皆驚愕失色。莫敢發言。延年離席按劍曰。先帝屬將軍以幼孤。寄將軍以天下。以將軍忠賢。能安劉氏也。今羣下鼎沸。社稷將傾。且漢之傳諡常爲孝者。以長有天下。令宗廟血食也。如漢家絕祀。將軍雖死。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。今日之議。不得旋踵。羣臣後應者。臣請劍斬之。光謝曰。九卿責光是也。于是議者皆叩頭曰。唯大將軍令。光卽與羣臣俱見太后。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。盛服坐武帳中。侍御數百人。皆持兵期門。武士陛戟。陳列

殿下。羣臣以次上殿。召昌邑王伏前聽詔。尙書令讀奏曰。丞相臣敞等昧死言。孝昭皇帝早棄天下。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。斬衰無悲哀之心。廢禮誼。居道上不素食。使從官略女子。裁衣車內。所居傳舍。受璽大行前。就次發璽不封。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騶宰宜奴。與居禁闥內敖戲。發樂府樂器。擊鼓歌吹。作俳倡。召內泰壹宗廟樂人。悉奏衆樂。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。太后曰。止。爲人臣子。當悖亂如是耶。王離席伏。尙書令復讀曰。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。使使者持節以之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。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。使者旁午持節。召諸宦署徵發。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。荒淫迷惑。失帝王禮誼。亂漢制度。臣敞等數進諫。不變更。日以益甚。恐危社稷。天下不安。臣敞等謹與博士議。皆曰。五辟之屬。莫大不孝。宗廟重于君王。不可以承天序。奉祖宗廟。子萬姓。當廢。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宗廟。皇太后詔曰。可。光令王起拜受詔。脫其璽組。奉

上太后。扶王下殿。出金馬門。就乘輿副車。光送至邸。謝曰。王行自絕于天。臣寧負王。不敢負社稷。願王自愛。涕泣而去。

弑后進女

霍光夫人顯。欲貴其小女。百思不得計。會許后娠病。顯使女醫侍于衍。投毒藥去之。衍卽擣附子齋入長定宮。皇后免身後。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。以後皇后有頃曰。我頭岑岑也。藥中得無有毒。對曰無有。遂加煩懣。俄傾卽崩。其後有人上書。告詣醫侍疾無狀者。皆收繫詔獄。顯恐急。卽具語光曰。旣失計爲之。無令吏急衍。光大驚。欲自發舉。不忍奏上。光署衍勿論。顯因勸光。令其女入宮。後卒爲后。

勢高夷族

霍光之女旣爲后。霍氏之勢益盛。嗣後不利於衆口。故霍顯及禹山雲日見侵。

割數相號泣自怨。山曰：今丞相用事，縣官信之，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，發揚大將軍過失。又諸儒生多竄人子，遠客饑寒，喜妄說狂言，不避忌諱。大將軍常讎之。今陛下好與儒生語，人人自書封事，多言我家者。又聞民間謔言：霍氏毒殺許后，宵有是邪？顯恐急，卽具以實告。禹山雲驚曰：縣官斥逐諸壻，用是故也。此大事，誅罰不小。奈何？于是始有邪謀。會雲舅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，辭語及霍氏，有詔雲山不宜宿衛，免就第。禹山等謀令太后爲博平君，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，使范明友、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。因廢天子而立禹。事覺，七月雲山、明友自殺。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，皆棄市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。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，封告者皆爲列侯。章初立，謁見太廟，大將軍光驂乘上，嚴憚之。若有芒刺相背。後張安世代光驂乘上，從容肆體甚安近也。故俗傳霍氏之禍始于驂乘。後十二歲，霍后復徙雲林館，乃自殺。

徐福上疏

初霍氏奢侈。茂陵徐福上疏言霍氏大盛。陛下卽愛厚之。宜以時抑制。無使至亡。書三上。輒報聞。至是爲徐生上書曰。臣聞客有過主人者。見其竈直突。傍有積薪。客爲主人更爲曲突。遠徙其薪。不者。且有火患。主人不應。俄而失火。鄰里共救之。幸而得息。于是殺牛置酒。謝其鄰人。灼爛者坐於上行。而不錄言曲突者。人謂主人曰。鄉使聽客之言。不費牛酒。終無火患。今論功而請賓。曲突徙薪無恩澤。焦頭爛額爲上客。耶。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。宜防絕之。鄉使福說得行。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。臣無逆亂誅滅之敗。往事已矣。而福獨不蒙其功。唯陛下察之上。乃賜福帛十匹。以爲郎。

當頭捧喝

成帝

成帝自爲太子時。卽以好色聞。及卽位。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。大將軍

武庫令杜欽說王鳳曰。禮一娶九女。所以廣嗣重祖也。娣姪雖缺。不復補。所以養壽塞爭也。故后妃有貞淑之行。則胤嗣有賢聖之君。制度有威儀之節。則人君有壽考之福。廢而不由。則女德不厭。女德不厭。則壽命不究於高年。男子五十好色。未衰。婦人四十容貌改前。以改前之容。侍於未衰之年。而不以禮爲制。則其原不可救。而後徠異態。後徠異態。則正后自疑。而支庶有間。適之心。是以晉獻被納。纓之謗。申生蒙無罪之辜。今聖主富於春秋。未有適嗣。方鄉術入學。未親后妃之議。將軍輔政。宜因始初之隆。建九女之制。詳擇有行義之家。求淑女之質。母必有聲色技能。爲萬世大法。夫少戒之在色。小弁之作。可爲寒心。唯將軍常以爲憂。鳳白之太后。太后以爲古事。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。循故事而已。鳳素重欽。故置之莫府。國家政謀。常與欽慮之。數稱達名士。裨正闕失。當世善政。多出於欽者。

以眞作假

鴻嘉元年二月。成帝始爲微行。從期門郎或私奴十餘人。或棄小車。或皆騎。出入市里郊野。遠至旁縣甘泉長楊五柞門。雞走馬。常自稱富平侯家人。富平侯者。張安世四世孫放也。放父臨。尚敬武公主。生放。放爲侍中中郎將。娶許皇后女弟。當時寵幸無比。故假稱之。

飛雉集庭

二年春三月。博士行大射禮。有飛雉集於庭。歷陞登堂而雉。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。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。車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。天地之氣。以類相應。譴告人君。甚微而著。雉者聽察。先聞雷行。故月令以紀氣。經載高宗雉雉之異。以明轉禍爲福之驗。今雉於博士行禮之日。大衆聚會。飛集於庭。歷陞登堂。萬衆睢睢。驚怪連日。徑歷三公之府。太常宗正。

典宗廟骨肉之官。然後入宮。其宿留告曉人。具備深切。雖人道相戒。何以過是。後帝使中常侍鼂閔詔音曰。聞捕得雉。毛羽頗摧折。類拘執者。得無人爲之音。復對曰。陛下安得亡國之語。不知誰主爲佞譖之計。誣亂聖德如此者。左右阿譖甚衆。不待臣音復譖而足。公卿以下。保位自守。莫有正言。如令陛下覺寤。懼大禍且至身。深責臣下。繩以聖法。臣音當先誅。豈有以自解哉。

禍水滅火

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於上。上嘗遊後庭。欲與婕妤同輦載。婕妤辭曰。觀古圖書。聖賢之君。皆有名臣在側。三代未主。乃有嬖妾。今欲同輦。得無近似之乎。上善其言而止。太后聞之。喜曰。古有樊姬。今有班婕妤。班婕妤進侍者李平。得幸。亦爲婕妤。賜姓曰衛。其後上微行。過陽阿主家。悅歌舞者趙飛燕。召入宮。大幸。有女弟復召入。姿性尤醲粹。左右見之。皆嘖嘖嗟賞。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淳

方成在帝後。唾曰。此禍水也。滅火必矣。姊弟俱爲僂僂。貴傾後宮。許皇后班僂。僂皆失寵。於是趙飛燕譖告許皇后。班僂。僂挾媚道祝詛後宮。詈及主上。冬十一月。許后廢處昭臺宮。后姊謁等皆誅死。親屬歸故鄉。考問班僂。僂對曰。妾聞死生有命。富貴在天。修正尙未蒙福。爲邪欲以何望。使鬼神有知。不受不臣之愬。如其無知。愬之何益。故不爲也。上善其對。赦之。賜黃金百斤。趙氏姊弟驕妬。僂僂恐久見危。乃求共養太后于長信宮。上許焉。

珠玉輟宮

飛燕已入宮。卽立爲皇后。大赦天下。皇后旣立。寵少衰。而其女弟絕幸。爲昭儀。居昭陽宮。其中庭彤朱。而殿上皆黃金白玉。明珠翠羽飾之。後宮未嘗有焉。趙后居別館。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。昭儀嘗謂帝曰。妾姊性剛。有如爲人構陷。則趙氏無種矣。因泣下。悽惻。帝信之。有白后姦狀者。帝輒殺之。由是后公爲淫恣。

無敢言者。然卒無子。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。自近者始。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。序次爲列女傳。凡八篇。及采傳記行事。著新序說苑。凡五十篇奏之。數上疏言得失。陳法戒。書數十上。以助觀覽。補遺闕。上雖不能盡用。然內嘉其言。常嗟歎之。

戒之在色

帝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。共宴飲禁中。皆引滿舉白。談笑大噱。時乘輿幄坐。張畫屏風。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。侍中光祿大夫班伯久疾新起。上顧指畫而問伯曰。紂爲無道。至於是乎。對曰。書云。乃用婦人之言。何有踞肆於朝。所謂衆惡歸之。不如是之甚者也。上曰。苟不若此。此圖何戒。對曰。沈湎于酒。微子所以告去也。式號式譟。大雅所以流連也。詩書淫亂之戒。其原皆在於酒。上乃喟然歎曰。吾久不見班生。今日復聞讜言。放等不懌。稍自引起更衣。因罷出。時

長信庭林表適使來。聞見之後。上朝東宮。太后泣曰。帝間顏色瘦黑。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。宜寵異之。益求其比。以輔聖德。宜遣富平侯。且就國。上曰諾。上諸舅聞之。以風丞相御史。求放過失。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。奏放驕蹇縱恣。奢淫不制。拒閉使者。賊傷無辜。從者支屬。並乘權勢爲暴虐。請免放就國。上不得已。左遷放爲北地都尉。

許后賜死

初趙皇后之立。衛尉淳于長有力焉。故上德之。大見信用。貴傾六卿。許后之姊嬪寡婦也。長與之私通焉。因娶爲小妻。許后時徙居長定宮。因嬪厚貽。於長求復爲婕妤。長受之。詐許爲白上。立以爲左皇后。輒與嬪書。戲侮許后。嬪易無不言。王莽心害長寵。白之上以太后故。免長官不治罪。遣就國。江陽侯立。故與長有怨。及長當就國。立嗣子融。從長請車騎。長以珍寶遺立。立因爲長求留。上疑

之下吏按驗立令融自殺以滅口。上愈疑其有大奸。遂下長獄。立遣就國。丞相方進復劾奏立黨友。後將軍朱博等免官歸郡。使廷尉孔光持節賜許后藥自殺。上以王莽首發大奸。稱其忠直。王根因薦莽自代。遂以莽爲大司馬。

趙飛燕傳

趙后飛燕。父馮萬金。祖大力。工理樂器。事江都王協律舍人。萬金不肯傳家業。編習樂聲。亡章曲。任爲繫手哀聲。自號凡靡之樂。聞者心動焉。江都王孫女姑蘇主。嫁江蘇中尉趙曼。曼幸萬金。食不同器。不飽。萬金得通趙主。主有娠。曼性暴妬。且早有私病。不近婦人。主恐。稱疾居王宮。一產二女。歸之萬金。長曰宜主。次曰合德。然皆冒姓趙。宜主幼聰悟。家有彭祖分脈之書。善行氣術。長而纖便。輕細。舉止翩然。人謂之飛燕。合德膏滑。出浴不濡。善音辭。輕緩可聽。二人皆出世色。萬金死。馮氏家敗。飛燕妹弟流轉至長安。於時人稱趙主子。或云曼之他